

王敦贤

心灵的跫音



责任编辑：廉正祥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心灵的聲音

作者 王敦賢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8年11月第一版 开本 787×960 1/32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25

印数 1—10,000 册 字数 72 千

ISBN7—5411—0293—1/I·276

定价：1.40元

B337/04

内 容 提 要

王敦贤以散文诗步入文坛，他的文笔清新优美，又不乏人生哲理。这本集子里，大巴山古老的风俗，纯朴的民情，改革开放年代的新貌；云南山地摩梭人的马帮、泸沽湖的秀色；老山前线的炮队，春城昆明的雨景……如一幅幅美丽的风情画，又如一首首抒情诗，令人神往、陶醉。

目 录

深山人家	1
毕竟东流去	6
巴山深处一条街	10
南江桃园漫记	13
银花村散记	21
两个唐天贵	28
永别了，薅草锣鼓	36
山中的路	43
筏的怀念	47
昆明情话	58
石壁上的仙人掌	63
走盐源	66
鼓乐声中马帮来	75
摩梭人的奇风异俗	90
敬礼，英雄的炮兵	100

炮火中的边寨	107
会飞的纸鸢	113
春的使者	115
窗前的牵牛花	117
生命，应该是美丽的	120
空白纪念册	123
《星星》帮我找“自己”	126
后 记	132

深山人家

巴山深处有县名南江，南江境内有乡名桃园。桃园方圆百里，人口不过千余。其幽其静，可想而知。桃园竹海浩瀚，林木蓊郁，山水奇特，颇多变化。城里人来此，谁都要惊乍乍高叫一声：“好一座自然公园！”

此番我来桃园，却既不为欣赏她迷人的山光水色，也不为领略她动人的渔猎奇趣，我来是为寻访一位老人。

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留下了一支巴山游击队。这支由赵明恩、刘自才领导的队伍，长期驻扎在桃园境内。凭借山高林密，同国民党反动武装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艰苦斗争。当年，桃园山民与游击队鱼水相亲，生死相依。除传送情报，提供粮食外，还组织了地方武装。遇有战事，运粮运弹药抬伤员并直接参与作战。这支地方

武装编入了游击队第三营，由当时的青年村长欧元富任营长。后来，终因敌众我寡，游击队员大都壮烈牺牲。欧元富则突围而出，几经转折，九死一生，得以幸存。在南江，欧元富是传奇人物。孩提时，我就听到过好些有关他的故事。此次重返故里，听说他七十六岁高龄，至今健在，遂勃然动了寻访之心。到了桃园，听我们说明来意，热心的汪乡长便自告奋勇陪同我们前往。

欧元富家住九角山下的斑竹园，离乡政府三十余里。我们早饭后出发，上山下山，翻梁，过墙，在草莓如星星般密布的山坡上，在古藤大树遮天蔽日的浓荫里，在水声潺潺如击鼓鸣琴的溪流边步行三个多小时，到目的地时已是正午了。

水竹、樱桃、漆树簇拥着一座宽敞的一头转瓦房。大门洞开，却寂无一人，只屋后传来推磨的“吱吱”声。年轻的汪乡长一声高喊：“嘿，屋里有人没得？”话音刚落，便窸窣窣窣走出一个健壮的中年妇女来。她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堂屋落坐，一边利索地在火塘上放下火搭钩，架柴烧水。不一刻，浓茶、核桃、瓜籽便端到了我们面前。

“这是老人的孙媳妇蒋士琼、村妇女主任。”汪乡长向我介绍。一面又问她：“老人在家不？”蒋士琼回答说在坡上点苞谷。

“这么大年纪还能出坡？”我惊问。

“他呀，在屋里就是坐不住，”孙媳妇语气里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责备，“我去把他喊回来。”

屋后响起了呵吹连天的呼喊声，不一刻，便有应答之声嗡嗡隆隆反馈回来。蒋士琼从屋后进来招呼我们说：“坐到一哈儿，喝茶，他一口气就回来。”说完便到厨下忙碌去了。

等人的间隙里，汪乡长向我们介绍了这家人的组合情况：“老人面前只有一个叫欧有珍的亲生女儿，指女抱男，招了女婿龙子贵进门。几年后，老人添了一个取名欧光璋的孙子。接了蒋士琼这个孙媳妇后，又添了个叫欧阳明的重孙女。重孙女前不久又指女抱男招了重孙女婿谢思文进门。1962年公共食堂解散时，有一个叫吴传贵的孤老人没有去处，欧元富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来住下。因此，一家8口倒由五姓组成。这种情况在桃园极为常见，没有儿子的人家往往招郎上门（此地谓之“指女抱男”），一家人虽由数姓组成，但却融洽和谐。”这也是见山中民风古朴了。

说话间，一位老人肩扛一圈沉重的铁丝出现在了院坝里。不用介绍，我们便知道这是欧元富了。老人头戴绒帽，胡须雪白，脸色红润，赤足，腰间捆一刀夹，夹内插一把笨重的弯刀，身后挎着装有苞谷种的蔑笆篓，走到阶沿上，将铁丝放下，再缓缓地解下刀夹、笆篓。出来为我们添茶的蒋士琼大声

问道：“爷爷，哪来的铁丝？”老人慢声回答：“邮电局两个人在坡上架线，我喊他们等一歇来吃晌午。他们这阵还在忙，我先把铁丝给他们拖回来。还有酒没得？”“多的是呵！”孙媳妇大声回答着进屋去了。

老人这才注意到我们：“这么多稀客喃！”算是招呼了。汪乡长便把我们大声地向他作了介绍。老人“哦哦哦”地应答着，对我们和善地点头。

“他耳朵有点背，问话要大声些。”汪乡长告知我们。我习惯地掏出笔记本来，准备记下老人的精彩谈话，生活经历，光荣历史。出乎意料，老人的话极其简短。用当地话说，是“两句开头，三句煞角（结束）”。而且语气淡淡的，象是谈论极平常的家事，只是在提到巴山游击队时，显然有些激动，一迭连声地说：“游击队，都是些好汉！都是些好汉！赵明恩、刘自才，真算得上是了不起的能干人呢！”而对他自己如何组织民众；为游击队筹集粮草；战场上如何英勇顽强，击毙了多少敌人，缴获了多少枪支，突围之后经历了何种艰难困苦却极少提到。至于解放初期受到中央慰问团的访问，后来又光荣赴省开会，受到了谁的接见，谁的赞扬，被授予什么称号等等，更是闭口不提。

沉默少顷，老人起身走了出去。我们一边闲谈，一边等他，等他来继续未完的话题。可一直等

到蒋士琼招呼我们吃午饭了，还不见他的身影。我们起身去找，才见老人在屋后专心致意地侍弄菜园。老人认为该说的已经说完了。

追溯往事的话题看来不能继续下去了。

老人的孙子欧光璋从坡上回来吃午饭了。一个极壮实的中年汉子，憨厚朴实，浑身冒着腾腾的热气和力量。老人家里劳力充足，看得出来，境况颇为宽裕。于是席间我对老人说：“老人家这么大年纪，该在家里享儿孙的福了！”

老人“咕嘟”饮下一大口苞谷酒，象是回答我，又象是自言自语：“人嘛，只要还在吃饭，就要做活路。”

极简要地说出了他对生活的理解。

踏上归途了，我一路上还为没听到老人的详细经历而遗憾。后来才省悟到：不居功、不矜夸，埋头于实事，淡泊于名利，这正是山里人的典型性格啊！

1984年6月记于南江桃园

1985年写于达县

毕竟东流去

汽车象一头找不到出路的困兽，喘息着，在犬牙交错的群山间左冲右突。车上乘客开始还兴致勃勃地观望山景，不多久便全然没有了意绪，闭目养起神来。

这条路是太寂寞了。过了官渡，沿途山峰势皆险峻，不生青青稼禾，不开灼灼山花，唯石缝中挤出些灌木来。茂密处一片青苍，疏落处便显出乌黑、赤褐、灰青——古老岁月的颜色。我却不觉得扫兴，这条寂寞险峻的山路，将带我到那神往已久的奇妙去处——大竹河去！

那是建于清代的一座古镇。说它奇，是人烟稀少的深山之中竟会冒出一个六百余户、二千余居民的集镇；说它妙，是它周围自古便极其贫困、冷寂，独它热闹非凡，历久不衰。想想它曾享有“小汉口”的称号，便知它当年的繁华了。

这古镇缘起于水。发源于城口大营山的任河汹涌而来，从这里流向陕西紫阳，注入汉水，汇进长江。这里盛产茶叶、油桐、药材、毛皮、木材。人们就地打造船只，载山货顺流而下，运往汉口等地出售。返程，又将盐巴、布匹、日用品载回。随着交易的扩大，经商的外地人也涌了进来，并在这里筑房定居，娶妻生子。于是，人越来越多，街越来越长，集镇也就越来越热闹了。

遥想当年，长长的石板街，一色的吊脚楼，店铺栉次鳞比，三省客商云集。酒帘飘飘，茶香袅袅，买卖之声不绝。入夜，每个店铺门前挑起一个美丽的灯笼，给街面涂上一层梦幻般的色彩。川戏班子在戏台上演大戏，流浪艺人在茶馆里唱小曲。河边，外地木手换了洁净衣衫，登上圆口布鞋，陆续跳下船来，举一节燃烧的纤藤，怀种种朦胧的希望，拾级而上，将疲惫的身子和寂寞的心灵融进喧嚣着的夜的长街……

哗哗吼叫的水声打断了我的遐思。抬起头，眼前出现了滔滔涌涌一条大河，接着是巍巍峨峨一座大桥。过了大桥，便闪出了坦坦荡荡一条大街。有人叫道：“大竹河到了！”

这就是大竹河，人们多次对我讲起过、赞叹过的大竹河么？我惊疑地打量：

规模颇大，依山傍水，房舍轩敞，屋檐高耸，

是一座少有的深山集镇呵！然而，却有一缕失望从我心底泛起。

那曲曲折折的石板街呢？独具特色的吊脚楼呢？没有了，被水泥马路取代了，被坚实稳固的阳台取代了。古色古香的木板房也不过十存二三，现代建筑在镇上占了绝对优势！……很多曾有过的都没有了。两头尖尖的大船，消闲解闷的茶馆，极富装饰意味的灯笼。还有川戏锣鼓，荷叶清音……

我从喧嚣的城市来到这深山之中，本是想寻访些历史的陈迹，领略些古镇的余韵，而眼前却分明是一座同山外毫无二致、充盈着现代气息的场镇！

古镇的居民呵，你们也有失落感么？

可是，当我在镇上住了两天之后，渐渐地，我为自己曾有过的失望羞愧了。

在这古镇上，没有了很多曾有过的东西，但是，很多不曾有过的，现在却有了呵！有了公路，有了大桥，有了汽车，有了工厂，有了电影，有了电视……在曾经被船夫水手的粗草鞋踩过，背二哥的打杵棒杵过的街道上，如今，一辆辆锃亮的自行车来来往往，脆脆的铃声撒满长街。驾车的男青年后座上带着全然没有山姑的羞涩的女子，高声朗笑，意气洋洋。

以前，这里只以桐、棕、茶、漆、毛皮著称，而近年来才逐渐发现它的地下还蕴藏着钒、铀

硫、煤等丰富的矿产。随着公路的修通，煤厂、水泥厂、大理石厂、魔芋加工厂、茶厂、建筑公司都在这里兴建起来了。当这集镇已从根本上改变，从一座消费集镇变成了一座生产集镇之后，我却发思古之幽情，想重温那过去时代的旧梦，不是太可笑了吗？

深山中的古镇与山外同步前进着，本应该欣慰，本应该为之叫好呵，我怅惘些什么呢？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凭栏站立在巍峨的任河大桥上，望着奔腾不息的激流，思绪汹涌着，不可遏止……

1986年5月于万源

巴山深处一条街

象两条柔长的手臂，前河、后河在这里交缠着，从幽深的峡谷里托出了一条小街。

谁能想象它的华贵呢？街面，竟用五彩缤纷的大理石铺成。

于是有了神奇的传说：一只吉祥的孔雀飞过这里，丢下了彩色翎羽。街面，从此便有了这杜鹃的红，浪花的白，翡翠的绿……

于是有了瑰丽的诗歌：玉石大街金铺路，木兰花开香满屋……

神奇的传说一代代传着，瑰丽的诗歌一年年唱着，而居住在这条街上的山民，现实生活却并不那么富有色彩和诗意。四面山峰壁立，人平只三分旱地！五八年前，山上是茂密的森林，青黄不接时，还有木材可卖。大办钢铁，山山却都被剃了光头！五十年代这里便修起电站了，竟因为买不起电线，七

十年代末，电灯也没幸进屋。

前河、后河不舍昼夜地从小街两侧哗哗向前奔流，而生活的河流在这里却成了回水沱，一圈，一圈，老在原地打转……

七六年初，我曾慕“玉石大街”之名到过这里。在这里，我看到了传说中的小街的美丽，也看到了人们眼睛里流露出的困惑：生活的色彩为什么反比没有生命的石板单调？

如今，我又来到了这里，使我惊异的是，大理石街面的光彩比以前黯淡了。

是风雨消褪了它的色泽么？是时间磨损了它的光鲜么？不是，不是呵！是人们生活的色彩太浓艳、太鲜丽，使得五彩缤纷的街面相形见绌了。

看呵：

敞亮的粉墙青瓦房取代了低矮的茅屋。

明晃晃的电灯取代了昏暗的油灯。

再不用扁桶背水了，自来水管伸进了家家厨房。

再不用听鸡鸣、看日头判断时间了，人人腕上戴起了晶亮的手表。

没有桥的河上架起了水泥长桥。

没有路的山上筑起了宽阔的公路。

电视机开着。收录机放着。老人笑着。孩子唱着……往日那阴郁的寂静，被响亮的欢乐扫荡得无

影无踪了。

队长的介绍更使我愕然：这一切变化，都是近两年内完成的。

“莫非，捡到了金娃娃？”我问。

队长嘿然一笑，带我走出街头，手指着柏林垭。哦！锤钻叮咣声中，滑轮咣唧声中，一方方彩色的大理石正装车启运。

“我们这里，山山都是大理石。”队长微笑着，不无自豪。

“以前竟没有发现么？”我感到奇怪。

“怎么没发现！那些年，以粮为纲，农民只准种地，谁敢开采？要不是党中央给我们的手脚松了绑，现在，还会端着金碗讨口哩！”队长喟叹着。

当我问到他们今后的打算时，他两眼燃起了明亮的火花：“开掘彩色的生活！”

队长是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喜欢用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

是啊，生活的色彩是丰富的，刚强的山民们，一旦解放了手脚，定能够得到它。两年来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么？

在我留下过沉重叹息的大理石街面上，我留下了赞美，留下了祝福，留下了一缕对生活的思索……

1984年5月记于南江上两老街